



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

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

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

先王以至日閉關

易傳
下同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

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

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

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遺書下同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

涵養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邢和叔言吾曾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

乎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

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間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史傳所
感萬端若不做一个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
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
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
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繫
縛且中亦何形象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
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
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
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令人忘事以其
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
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
者心不可有一事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
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
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
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
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
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
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以上並伊

川語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
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
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
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
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
出以此事天饗上帝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心要在腔子裏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

無間斷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

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涵養吾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

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

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

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

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令人外

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

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

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

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
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
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
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
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
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
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
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
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
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嘗窺之
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
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在宗廟則主敬
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
雖正亦邪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

已發

思與喜怒哀樂一般

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

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

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

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晒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内外交相養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

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
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
以忘生徇欲為深耻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外書
下同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

由自家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

此相從只是學灑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
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
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
在我者

文集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
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
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人
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

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
自是勇處多語錄下同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
端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
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
良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
無由光明易說下同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
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
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脩亦廢由聖學觀
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闕昏
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
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

近思錄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通書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遺文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
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請事斯語
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
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
為之則蔽光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
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
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
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
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

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

聖賢同歸

文集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无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
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
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
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
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

勉而中所欲不踰知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易傳下同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

所欲則離道矣故夫之九五曰覓陸夬夬中行无咎而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方悅而止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

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

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

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遺書下同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
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
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
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
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
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九德最好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

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一本注云明道先生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
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

一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為悔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

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

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外書下同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思叔詒嘗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

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正蒙下同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橫渠論語說

矯輕警惰

語錄下同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

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

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埽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

近思錄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

非為己之學也

經解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

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易傳下同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

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

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媒狎

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

繫甚重豈可忽哉

遺書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其慶者可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

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此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

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令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令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

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足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

知醫

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先公大中諱珣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
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
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
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姝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
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
為義人以為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
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
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
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
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
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已
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奴婢視小臧獲如
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
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
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
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
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
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

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
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
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
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
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
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夫人七八
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
則不復出房間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
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

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行狀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
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
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
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
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橫渠
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
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
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詩說
下同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語錄

近思錄卷之六

近思錄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易傳下同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

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
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
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
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
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
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
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
安履其素乎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
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
否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
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
從正當專一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
舍車而徒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

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遜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

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

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
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
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
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
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
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
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
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井之九三漂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
得行為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
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
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己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
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

為有咎也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極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極有當隨有極之不得而後隨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

必言命

遺書
下同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

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黜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畱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畱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

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

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

本於利故便不是

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

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舊例

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先生不請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

戶部自為出券曆又不為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

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

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

為本分不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

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

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

說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
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
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富貴則得志便
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
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
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
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

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
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
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
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
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
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故科舉
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外書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

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
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
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
羞循理為不能不知陰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
誠何心哉

文集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

孟子說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
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
欲也乃能

語錄
下同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簾衣惡居貧
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
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近思錄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

育萬物深哉通書

明道先生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途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

海則萬世幸甚

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

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莫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

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勸其事而所享有有限

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
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
騫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秦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
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
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
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
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秦治之世必
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
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
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
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
乃聖賢之爲也

觀鹽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
必極其莊敬如始鹽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旣薦之
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
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

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
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
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
也

大畜之六五曰豮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
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
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剛躁之
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豮去其勢則
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豮豕之義知天下之惡

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
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
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
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
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
竊矣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
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
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

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
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
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
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
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
復之義也有攸徃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
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
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
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
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
之各於其所而已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
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
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
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
服無斁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滄之終不進而止矣

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

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

經說下同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

持天下

遺書下同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

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
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
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是格
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
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
則小益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
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
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
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
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

息

外書
下同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
度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

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
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
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
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
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
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正蒙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
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
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
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
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
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
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
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

名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
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
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
矣
文集

近思錄卷之九

凡二十七條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
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
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
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
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
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
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
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

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
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

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
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
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
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
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
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
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

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
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
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
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
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
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文集
下同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界四曰

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

山澤

修虞衡
之職

十曰分數

冠婚喪祭車
服器用等差

其言曰無古今

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

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今既不設保傳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文集遺書云某嘗進說欲令人主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

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

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
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
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
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
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
肉之愛徃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
欲量畱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
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
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

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
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
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
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
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
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人才乎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
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
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

偽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
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
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
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
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
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
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
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

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
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

易傳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
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每秋
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經說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遺書
下同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
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

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工夫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獾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

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庶人立廟必有主高祖

即當桃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月朔必

薦新薦後時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冬至祭始

祖無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立春祭先

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季秋祭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禩季秋成物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

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

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

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

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水
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
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
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
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
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
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
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

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
矣 附錄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外書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
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
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
散之之久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

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

就

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

意
行狀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踈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

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
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
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
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語錄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下同

近思錄卷之九

近思錄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
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
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
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
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

文集
下同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頤欲
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

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
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
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立民則得天
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
近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眾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
嘗大戾於法眾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
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
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

嫌乎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
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
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易傳
下同

師之九二為師之主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
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

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為

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曰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

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非唯告于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

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合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

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濫大事而致

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禦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

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

凡凡

經說下同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

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徃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

益于我

遺書下同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

如荆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

必讀書然後為學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克勤小物最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悞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

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
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
衆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
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
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
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
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
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
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
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
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
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
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

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
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
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
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
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
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
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
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
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

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
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
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典
舉明道薦才
事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先生曰
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
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

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
大資頤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頤云大資
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
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為曾有
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
申轉運司狀頤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
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
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

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
是自然住不得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

非甲為則乙為

已上並遺書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外書下同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

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

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

附錄下同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

曰正己以格物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

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

文集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

心通

易說下同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情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維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

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
思齷齷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
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為
不為

姑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
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
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焰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已
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

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語錄

近思錄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
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
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
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
止矣

通書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
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
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

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
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
純完不可得也 文集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
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
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易
傳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

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望之心
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
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
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
乎近矣 經說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
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
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
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

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

下同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

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埽應對事長之節今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微反將理低看了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母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

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
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
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
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
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
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
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

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
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
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
害人人有養便方
定志于學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
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
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
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
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

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已上並遺書

橫渠先生曰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

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正蒙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

橫渠禮記說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
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
且先安詳恭敬

橫渠禮記說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
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橫渠

孟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一

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

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通書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

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易傳下同

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

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

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

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

去之速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

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睽極則睇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

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鯀雖

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
有叙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
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經說
下同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
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遺書
下同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
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
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
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盖方其閱時心必
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

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做官奪人志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

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

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及既

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

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

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

可說便不得不說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

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

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

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不如是切從

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是亦聖人經歷過
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

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
心中初無忤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

橫渠孟子說

近思錄卷十二

近思錄卷之十三

凡十四條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
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
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
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
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遺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
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
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此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

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
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
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於是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
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
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
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
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

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
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
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
聖人於易備言之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
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
要之其本
亦不是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
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
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
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

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以上明道語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

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

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

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同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

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

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

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

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

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

之無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

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

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
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
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
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
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
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
詖淫邪道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已五
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
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近思錄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

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

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

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遺書
下同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

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

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

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荀子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

林希謂楊雄為祿隱楊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
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
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
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

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

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
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
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
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
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周茂叔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

道理

通書
附錄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
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不流
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
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胃懷洞然
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
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
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
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
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
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
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
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
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
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
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
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
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
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

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

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細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文集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憲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

思一般 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

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

氣 外書下同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

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

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

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盡於面背樂

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

厲之容 附錄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

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
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
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
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
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
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
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
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
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

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

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
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
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
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
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
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
如也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
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

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晚自崇文
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
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
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
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
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
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
神者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
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
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
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

語錄

武陽縣志卷之八

藝文志

雜錄

武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志

